

初识南阳

白杨

不寻常的庚子年,我也添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,儿子海源出省求学了。

新冠疫情害人害事,学校迟迟不能开学。直盼至十月十一日,才携妻送子去南阳师范学院读书。早起驱车东行,心情愉悦迫切,要不是导航频频提示超速,还真想把脚一下子踩进油箱,一心盼着一分钟到达。

平生的愿望是踏遍祖国的版图,然事务缠身,难以成行。南阳是商洛的东邻,按说可望可即,但却无缘一瞥。此次请假两日,送子上学,也借机初访南阳。

卧龙岗上访武侯

从南阳师范学院出来,让妻搜索附近景点,开车去武侯祠。武侯祠正在扩建,街道封了个严实,导航也迷了路。三拐两拐,转了一大圈,又回到原点。妻下车问路,恰有当地热心者上车带路,又转了一大圈儿,才到武侯祠门口。

武侯祠坐落于南阳城西卧龙岗上,是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诸葛亮十年躬耕隐居之地,也是历代后贤祭祀诸葛圣贤之地,历史上著名的“三分天下”和“草庐对策”在此发源。诸葛亮在世时被封为武侯,死后追谥为忠武侯,故而国内各地纪念诸葛亮的祠堂,均被后世尊称为武侯祠。

绕过大拜殿,步入一进静谧肃穆的院落,院内花卉秀木交错,翠柏簇拥着一座攒尖式八角建筑,蓬松如伞,古朴养眼,这便是闻名于世的诸葛草庐。早在1800多年前,就是在这普普通通的草庐之中,诸葛亮被刘备礼贤下士的诚心所感动,提出三分天下的“草庐对策”;在政治上号召“兴复汉室”,争取人心;在外交上争取盟友,联弱抗强;在军事上避实就虚,出奇制胜;在经济上积蓄力量,站稳脚跟。

魏晋时期,已有人在卧龙岗上建庵祭祀。唐宋时期,卧龙岗诸葛亮庵名闻天下,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《南都行》中云:“谁识卧龙客,长吟愁鬓斑。”刘禹锡在《陋室铭》中赞美“南阳诸葛庐,西蜀子云亭,孔子云:何陋之有?”1317年,仁宗皇帝交中书平章政事与翰林集议,命名南阳卧龙岗古建名胜为“武侯祠”。1711年,知府罗景主持重修武侯祠,并依前人“龙岗全图”复建了草庐、古柏亭、梁父岩等“卧龙岗十景”和卧龙书院。乾隆年间,出现了“漫道锦官祠宇好,龙岗今日更馨香”的盛况。

诸葛亮籍籍山东,时值东汉末期,朝政腐败,民不聊生,天将崩溃。诸葛亮先生心怀大志,审时度势,由山东到南阳,息迹卧龙岗,观世运,待天时,寻动机。在南阳,诸葛先生可以游交豪杰,坐揽八方,风云际会,大变在即的汉末天下,便了然于胸。这才有了《草庐对》天下三分的政治深刻和战略精当,才会在群雄并起时,随机随时找到适合自己施展才华的政治领袖,登上他心中的时代舞台。

如果说,卧龙岗是南阳的精神高地,那么诸葛草庐就是这座高地的灵魂。千百年来,草庐以其质朴的外表,芳香四溢的陋室精神,悄无声息留存于久远沧桑的历史长河之中,让人万古敬

仰。南阳卧龙岗与诸葛亮的关系,比起成都武侯祠而言,却有着不同的意义。成都是诸葛亮先生建功立业之地,南阳则是诸葛亮先生理想之地。南阳的诸葛亮,更有自我命运设计、君子自强不息的人生轨迹;南阳的诸葛亮,是人们心目中最圆满的理想的诸葛亮。可谓万世孔明,千秋圣地,卧龙岗之访,聆听圣贤的心声,得到心智的启迪。我双手合十,作揖三拜。

南阳府衙读匾联

次日大早,匆忙吃了早餐,携妻寻访了南阳府衙。南阳府衙始建于元代,是南阳历史文化名城象征和标志,昔日森严官衙,今朝游览胜地。令我十分感兴趣的是,府衙里高悬低挂的匾额楹联。其内容丰富,风格多样,彰显了衙署文化的丰富内涵,也是古代朝政的一面镜子。古代衙门里的匾联大都以勤政爱民、慎刑谨身、反腐倡廉为要旨,实为一种衙门文化,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。儒家倡导的“修齐治平”的政治学说和积极用世思想,在官衙的匾联中得到充分体现。而南阳府衙的匾联,从类别内容上说,大致可分为警人世、昭襟怀、寓抱负诸类。这些匾联契合于官署建筑与环境,其雕镂,不论阴刻阳铸,皆刀法洗练,点画有致,彰显和凸显了书品的神韵风采,拓展了衙门建筑的文化艺术内涵。其书体行草隶篆俱全,或恣意潇洒,或苍劲古朴,或清秀俊雅,集各种书法风格于一体,令我驻足反复诵读深思。

且看寅恭门里悬挂着的“清慎勤”匾额,意即清廉谨慎勤政之意。所谓“清”,是明于义理,绝其嗜欲之私,专心事君,尽职,不好利,不好名,不以自家妻子为念。做到念清、心清,做清白之官;所谓“慎”,即事事为民计,慎于事而熟思慎处,审案要慎,取于要慎,不以幽独昧天良,处处如鬼神监督。所谓“勤”,即视国事如家事,时时有未雨绸缪的思想准备,怀痛痒相关之念。审理公务要勤,查禁赌博要勤,防盗要勤,勤以补拙,勤则寡过。

我以为,“清慎勤”实为官箴也,古人尊之崇之,今人更应尊之崇之。

再看大堂楹联:“莫寻仇莫负气莫听教唆,到此地费心费钱,就胜人终累己;要酌理要揆情要度时势,做这官不清不勤不慎,易作孽难欺天。”

上联警示劝诫百姓,不要寻仇不要负气,更不要听人教唆来这里打官司,进到衙门里费心费钱就算最终打赢了官司也会使自己身心疲累。下联告诫为官者,处理政务审断案件一定要斟酌情理考虑具体情况,做官者如果不清不勤不慎很容易造孽,造孽之人可以欺人但难欺天,终究会受到上天的惩罚。上联贯穿了“无讼”“息讼”的儒家思想。儒家强调“修齐治平”“德主刑辅”,统治者把“闾里不讼于巷,老幼不怨于庭”作为治平社会的重要特征。孔子曾经感叹:要是没有官司没有诉讼该多好啊!自古以来,渴求无讼、息讼、以讼为耻的价值观念盛行,清代各地讼事之多少被作为评判官吏政绩的重要标准。下联则反映了古代“原情定罪”“情法允谐”观念。古人强调“天理国法人情”,

要求在司法审判中以情理断案。古代法官对亲情的珍视,对百姓疾苦的体恤和他们在息讼时表现出来的司法智慧,其现实意义怎么估量都不为过分。

我以为,此联的意义对于做好当下信访人的息诉罢访,具有极强的指导和借鉴作用。

花洲书院拜范公

出了南阳府衙,就直奔邓州。沿途下起了小雨,到了邓州,雨依旧没有停下的意思,我们淋着雨搜索到花洲书院,朝拜了范文正公。

花洲书院乃北宋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、教育家范仲淹创办,位于邓州古城东南隅。书院占地200余亩,东部是江南园林式的百花洲,树茂石奇,花繁竹翠,亭台楼榭,错落有致,山湖洲林,相映生辉,湖光波影,诗意盎然。中部为花洲书院的主体,门前广场耸立着铜铸范仲淹像和刻有《岳阳楼记》全文的花岗岩照壁,照壁背面刻着滕子京《与范范略求记书》,佐证着范公撰写《岳阳楼记》的历史。西侧是范文正公祠,系邓州百姓为纪念范仲淹所建,千百年来,香火不断。正堂供奉着范文正公的塑像,两边墙上还镶嵌着范公四个儿子的石刻画像。再西侧,自北向南坐落着《邓州名人馆》《中国书法大观廊》《姚雪垠文学馆》和《邓州古碑廊》。

花洲书院的创办,使邓州文运大振,人才辈出。范仲淹曾作诗“春风堂下红香满”以记其盛。范仲淹的儿子、官至宰相的范纯仁,北宋关学宗师、官至崇文院校书的张载,元祐时的邓州知州韩维等等,均从师范范仲淹学于花洲书院。还有辛亥革命先驱邓州籍王庚先,抗日英雄梁雷,著名作家姚雪垠、二月河,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都是从花洲书院成长起来的才子。范公离邓后,州人十分怀念他,于花洲书院旁建祠祀公。花洲书院是书院与园林相结合的典型代表,更是南北建筑风格的完美融合。

庆历四年,范仲淹主持的改革夭折,自请外放。次年十一月,请知邓州遂以给事中、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到邓州赴任,时年57岁,且患有严重肺疾。虽然遭受了庆历新政失败的严重打击,但忧国忧民的思想始终不渝。他“求民疾于一方,分国忧于千里”,佳话传千载而不衰;他经常出入田间地头,了解百姓疾苦,与民休戚与共;他重教化、轻惩罚、废苛杂、倡农桑,亲自带领百姓凿井耕田,使百姓安居乐业;他政简刑清,吏畏其威,民怀其德。

范仲淹知邓三载,不但孜孜民事,政绩卓然,而且文名远扬,惊世骇俗。范仲淹接到挚友滕子京的《求记书》后,经过一番深思熟虑,遂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在花洲书院的春风堂上写成了《岳阳楼记》,气势磅礴,语语锵然,是其思想精华、品格情操和文学风采的集中体现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,激励着一代代仁人志士,为民族复兴大业前赴后继。范公泽被千秋,流芳百世!

这座范公薪火、承“忧乐”精神的千年学府,于今更加耀眼夺目,风光无限。

小时候知道那种身上长满刺的植物的名字叫苍耳。漫山遍野的长满翠绿的苍耳,浑身是刺,遍体是宝。当整个植株挂满了铃铛一般的苍耳在风中摇曳的时候,夏天的风开始有了刺疼的酷热。

小时候我就觉得,这个名叫苍耳的植物,它拥有无数又尖又长的耳朵,肯定能听见大地的呼吸,能听见风声雨声,也能听见万物的对话。

我对苍耳有着无限的敬意。在麻地湾,所有的植物有名有姓,所有的植物都各怀绝技,尤其是苍耳,它的绝技——浑身是刺,这一点让大伙儿看一眼就过目难忘。我对它也有恨意。在麻地湾,除了木耳名副其实,苍耳这个名字一点也不符合“耳朵”的特征。再加上我双耳失聪,这种植物如果和大部分植物一样,要么没有耳朵,要么有一两只耳朵,但它偏偏浑身全是耳朵。

我对苍耳最深的记忆,是来自孩子们之间的枪战游戏。我们的书包或者口袋里装满了苍耳,然后对方分为两组,以苍耳为子弹,往对方身上掷。结果有不少孩子被我们变成了小刺猬,全身上下都是苍耳,枪战结束,为了避免被爸妈揍,我们相互帮忙清理身上的苍耳。最难清理的就是头发上的,老半天摘不下来,有时还不得不把缠死的头发剪掉。尽管在别人身上是灾难,但我觉得,所有的苍耳长在我们身上,就像我们从人类变成植物一般。

苍耳除了喜欢附在人的身上,还常常被村里的牛羊、猫狗驮着四处跑。有时我家的花猫偷偷钻进我的被窝,它身上的硬刺把我吓了一跳,我以为它的毛长了刺。我摸了半天才发现是苍耳。苍耳依靠人与畜牧的携带旅行,依靠自然界的风吹雨赶,在麻地湾遍地扎了根。一年四季,村路、水沟、荒野和田地里从来不缺苍耳的身影。

记忆中苍耳还是一味中药。儿时为了挣学费和买零食的钱,每到秋天,我们都会三五成群,相约到赛鹤岭上去摘苍耳,摘下来的苍耳果实,将它晒干之后拿到镇上卖。为了激发我们采摘苍耳的积极性,年长的哥哥说:“我们来比赛吧,谁在天黑之前把麻袋装满苍耳,谁就可以当我们的队长。”摘苍耳的小伙伴们总是眼睛瞪得大大的,手似风火轮一般在苍耳枝干上扫来扫去,摘苍耳的手虽然被扎得不堪入目,但我们都乐此不疲。往往是天黑了之后,谁都无法把麻袋装满。

摇啊摇

摇到外婆桥

外婆夸我好宝宝

又会哭,又会笑

两只黄狗会抬脚……

我们唱着《外婆桥》,我们欢快的笑声,在赛鹤岭上空,在大山深处掷地有声。大伙儿忘记了疲惫,忘记了赢输,甚至忘记了回家的路。

小时候有一年秋天,我得了很严重的湿疹,脖子肚子上起了水泡,到处都是红疙瘩,痛痒难忍。打针吃药都不管用。我一度认为我快要死了,每天晚上躲在被子里哭。再加上天气酷热,我无法翻身安睡,那是我童年时期最艰难的一段时光。后来妈妈不知从哪儿听来的偏方,摘了苍耳果实煎水往我身上敷。与此同时,妈妈还用苍耳叶子为我熬水喝。虽然用苍耳熬的这些偏方敷在我身上奇痒难忍,苍耳水也难以下咽,但效果还不错,不到一个礼拜,湿疹就奇迹般地从我身上消失了。

自从有了被湿疹缠身的经历,我再也不恨苍耳了,我第一次知道,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价值。苍耳也有自己的价值,哪怕是无人注意的狗尾草,它也有价值连城的荣光。我选择了与它和平共处,选择了做它的朋友,即使后来有更多的小伙伴喊我加入打枪战、采摘苍耳的队伍,我也没有了往日的积极与兴趣。

认识了童年的苍耳,我也一夜之间长大了。

拍帽辫的母亲

侯占良

朦胧的山,明灭闪烁的灯光,剪纸般的树影,母亲胸前的双手抚着,像一尊黑色的佛,只是手里捏着的不是经书,是和她头发一样白亮亮的麦秸秆儿。母亲在拍帽辫儿。

这是多年前的旧照片。

那年的夏日黄昏,母亲坐在场院,坐在南秦河畔,坐在歪脖子树下拍帽辫子。不一会儿,初升的月亮拨弹柳丝,拨弹母亲脚下斑驳的黑白音符,拨弹出“汨汨哗哗”的水的旋律,“呱呱唧唧啾啾啾啾”青蛙、地鼠、蝉的歌唱。

母亲坐在石墩子上,腋下夹着用弟媳旧日围裙包着的麦秸秆儿,枯树枝般的手指僵硬、缓慢而执拗地翻动着。

母亲75岁了,一向身骨儿硬朗,却突然脑梗了,一辈子挖抓生计的灵巧的手指麻木迟钝,吃药、打针、按摩也不管用。我们给母亲找了两个小球,让母亲活动筋骨,母亲嫌太重,扔了。换了两颗核桃,一串佛珠儿,母亲依旧懒得捏弄。

某天弟弟拆修老屋,翻出两盘帽辫儿,一大捆麦秸秆儿,想是母亲年轻时遗留的吧!母亲一见,眼立马儿就直了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故乡广袤的土地多种麦子,采麦秆、编帽辫、盘草帽调油盐钱是妇女们工余的首选。母亲手脚麻利,银亮亮的麦秸秆儿,在她手里女侠用针似的腾挪,她是村里女孩子们的头儿,加之会说爱唱,人缘出奇的好。

1969年7月,村里办起草帽编织厂,举办拍帽辫子大赛。母亲从百十号妇女里胜出,得了头等奖,领到红漆写着“拍帽辫大赛一等奖”的白洋瓷缸子,这是她终生唯一的奖品。

多少个夏夜,母亲领着姑娘、媳妇们,在河边,探了鞋袜,溅着水花儿,沐浴着穿过柳梢头的月光,边拍帽辫子,边唱歌儿:帽辫儿,弯又长,我娘生我不气强;俺的妈,咱叫妈,俺的娃子咱叫他……帽辫拍出银子钱,谁说女子不如男……

接母亲的那天是妻子的三周年祭日,母亲在弟弟毗邻河畔的农舍里待了半年多,忙完了一揽子事情,该让她老人家回城里了。

母亲不愿意走。她嫌睡楼房里热,说是吹空调腿疼,拍帽辫子碍眼。看这话说的,那是快要失传的手艺,是大国工匠哩!我好话说尽,母亲坚持住在乡下。那就多陪会儿母亲吧!

坐在母亲身边,看着月光里的母亲,看着故乡的草木庄稼,听着南秦河里桃花瓣鱼跃起的啪嗒声,玉米秆儿拔节的叭叭声,堰塘放水浇田汉子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碗碗腔声;嗅着水浮萍的藻腥味,玉米棒子的清香味,母亲身上那久远而绵长的慈爱味……

母亲不愿意与我们多说话。她手里的麦秸秆像小钢钎子般沉重,上周回老家,拍出的帽辫五六寸长,这回再见面,也不过尺把长短,而且七扭八裂的粗糙。

河边蚊子多,给母亲身边放蚊香,下意识地像小时候那样爬在母亲膝盖上。

直到晚上十一点,儿子开车来接我们。这时,许多萤火虫从河边漫涌,围绕母亲,母亲手动着,轻轻地唱着一首老歌:帽辫儿,弯又长,拍着麦秸想起娘。一尺五寸育儿郎,一勺一喂汤汤。头发掉在汤碗里,够着舔着节省粮……

那一刻,儿子突然眼泪汪汪,也许他想起了他早走的娘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374期)

刊头摄影 石祥民